

午夜驚魂

郭 岐

南京大屠殺之六

日本國罵「爸架媽拉」

天愁地慘，鬼哭神嚎的南京大屠殺時期，和我一齊借住在義大利總領事館裏的難友，起先是七位。南京城陷後，便激增到五十餘人。可能是日本人視義大利為其「盟友」，對待義大利總領事館比較客氣一點。因此，前後騷擾不過十餘次，僅祇搶去了些值錢的東西，把我們的鐘錶搶了一個一乾二淨，再就是毀壞衣物用品，來上幾次令人啼笑皆非的惡作劇。最嚴重的事件，則為上文所記的強行「借用」三名少女，砍傷了其中一名少女的父親。這三位少女據說是被日本軍官「借」去過新曆年的，三天後總算被送回了家。然而，那三位少女恍同隔世的回到避難地，跟父母家人和難友們相見，那種況味，確實比死更難受！

另一次也算騷擾得很厲害的事件，便是日本軍方所謂的「借」車。義大利總領事館的車庫裏，停放有一輛小轎車，已經廢置很久，連一滴汽油都沒有了。一日，忽然又來了一名日軍少佐，一名漢奸，大模大樣的喝令難友們打開車庫門。義大利領事館館址，原為大陸銀行張經理所

有，而由張經理租給義國總領事館的。南京圍城之前，義大利總領事館的人員先已全部撤退，但是張經理派他的令侄張家璈，在空館址內担任留守，館裏也還有一些張經理的東西。張經理在義國總領事館退租前曾經跟他們當面談好，保留那一面義大利國旗，住在裏面的人也就藉此權充總領館留守人員，從而獲得一點保障。所以，那一個座落五台山上的義國總領事館可說完全是買空賣空，唬日本人於一時的。五十多位難友之間，自亦以張家璈先生為對外交涉的代表人物。

因此，當那天一名日軍少佐，帶了一名漢奸前來強行「借」車時，張家璈先生便不得不挺身而出，攔住他們辦交涉了，張先生問：「你們這是做什麼？」

漢奸狐假虎威，趾高氣揚的回答：「借車。」

「可是，」張家璈先生還在據理力爭：「這部汽車是義大利總領事的。」

那名忝不知恥的漢奸答得「妙絕」，他睨視無人，大喇喇的說道：

「所以我們才借呀。要不是義大利總領事的，我們乾脆就沒收了。」

張先生哭笑不得的問：「你們要借用多久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是皇軍那個單位，什麼人借的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什麼時候可以把汽車還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一連三聲「不知道」，使張先生連碰三個釘子。他曉得再問也是無益，便只好任由他們下手放槍了。詎料，那名日軍少佐，一坐上了驕車，既沒有汽油，又久已失修，當然也就無法發動。這時候，張先生還鬆了一口氣，滿心以為日本少佐會放棄的呢。殊不知，日本皇軍是連破銅爛鐵都要搜劫一空的，一部廢車，焉肯輕易放手，發動不了便一聲喝令，那名漢奸立刻如奉「聖旨」般的，跟五十餘位難友說：

「少佐有令，叫你們推車！」

斯語一出，大夥兒又是面面相覷，驚慌不定，花點氣力推推汽車倒是無所謂，害怕的是鬼子、漢奸又出陰謀詭計，以推車為名，把五十餘名難友統統調出義大利總領事館外，充當伙子，那可怎生得了？於是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遲疑徬徨，遑

巡不前。這情景，看得日本少佐光了火，舉起手來，便是老大的巴掌一路擱過去，一面還在拉開嗓門破口大罵：

「爸架媽拉，爸架媽拉！」

你們這是咎由自取

掌摑以後，繼之以拳打腳踢，難友們挨了揍，一趟苦差還是沒法躲過。大夥兒只好「抗育抗育」的使勁推車，天寒地凍，風雪掃到臉上，如同刀割一般，而那名少佐和漢奸，却端然坐在車中，便由難友們把他們連人帶車推到北平路，再



撫頭頂而揮刀殺之，日軍在南京的另一個暴行鏡頭。

到上海路上，抵達了他們的目的地。這才一揮手，五十多位難友安然無恙的被釋放回來，人人都還在慶幸不置呢？

那一部屬於義大利總領事所有的轎車，自此有如「肉包子打狗」，一去無回。

又有一次，快過年了，也不知道是那一位難友出的餽主意，苦中作樂，賭賭運氣，找了一副牌九，一羣人聚在一起，呼么喝六，興高采烈的推起牌九來。漸漸的，賭得興起時，參與賭博的人，就把身上存留有限的現款，全都擺在牌桌子上。然而，樂極生悲，禍從天降，驟然之間來了五六名聲勢汹汹的日本兵，「爸架媽拉！」

「爸架媽拉！」的罵了一陣，有人挨了耳光，有人挨了腳踢，但卻並沒有人被抓。因為日本兵祇顧搶錢，把牌桌上的和難友口袋裏的錢搶了個精光。這一下，日本兵來了個「通吃」，難友們分文無存，眼看年關在即，他們連維持最低生活的費用都沒有了，於是一個個懊惱萬分，甚至有幾個難友痛哭流涕，我也祇有搖頭太息，數落他們說：

「你們這是咎由自取！」

部隊是一個大家庭，無分官兵，一概都是按月拿餉到時開飯，誰也不會為生活發愁。然而，南京失陷，守城部隊，化整為零，全部星散，每一個脫離部隊的弟兄，一日三餐，多半很快的就發生了問題。我的部下，一共有五百多名，他們大都曉得我暫時隱居在義大利總領事館，因此，當他們發生困難的時候，就祇有悄悄的到義國總領事館來找

我。南京失守之日，我身上帶得有幾百元現款，我營部的軍需，也有個幾百元在身邊，所以，雙十二之夜，但凡找到了我的弟兄，我便一律發給他們二十元。第二天，來找我的弟兄越來越多，身上的錢相形的越來越少，我就唯有減為每人發給十五元了。不上幾天，我身上的錢，和軍需所有的錢全都發光了，到連我自己，都已經面臨三餐不繼的困境。可是，弟兄們却仍還在絡繹不絕的找了來。我眼見他們飢寒交迫，瑟縮不已，在日軍持續不斷，腥風血肉的大屠殺裏，他們冒着生命危險，找到我的住處，我又怎忍心讓他們滿懷失望，空手而回呢？尤其是，問起他們的遭遇，有的是錢給日軍搶去了，有的則囊中金盡，無錢購食，餓得實在撐不下去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那怕是一元、五角的零錢，我也得替他們趕緊設法，讓他們熬過一時。可是，我和他們同樣的身在大難之中，點金乏術，告貸無門，叫我怎樣去借款籌錢呢？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，深切的感到缺錢的痛苦，幾乎所有能告貸的地方，都告貸過了。

但是我的弟兄還在川流不息，日以繼夜的在來尋。張三方走，李四又到，如此週而復始，戶限為穿，我實在是羅掘俱空，無以為計了，有一陣，我沒法找得到錢，便有好幾位弟兄，眼淚汪汪，愁眉苦臉的跟着我在一起挨餓。同住的難友，又在執心日軍搜查到了他們，可能牽連大家。我迫不得已時，只好乘更深人靜，把他們集合在一處，由衷誠摯的問他們道：

「你們自己說，營長對你們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當然好！」

「營長現在的處境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知道！」

「不錯，我自信我對得起我的部下。我更曉

得我的部下都對我很好。我有把握，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之下，我的部下是絕對不會出賣我的。」
「報告營長，那當然了，我們寧死也不會出賣營長的！」

石破天驚要一桿槍

我稍微提高了點聲音說：
「可是，現在的問題，不在我們自己之間信



掘坑刺殺復活埋，日軍屠戮我軍民，居然觀者如堵。

不信得過，而在和我同住的這許多難友……」

弟兄們打斷了我的話說：

「營長您不說我們也知道。我們在這兒，會使營長不能安身。」

我點點頭，又說：

「還有，現在我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很難再找到一塊錢，來應付弟兄們的需要。所以，我必須很慚愧的說：我的力量已經使盡了，從今而後，是到了弟兄們維護我，而我再也沒有辦法維護弟兄們。你們如果能設法逃出南京，固然很好，萬一逃

不出去，也要自己設法解決生活，你們不能再依賴長官，就誤了自己逃出生命的機會！」

弟兄們聽了都很感動，也很瞭解。有一位士兵，尤其淚下沾襟，奮然的說道：

「請營長放心，我們不論在什麼時候，都會注意營長的安全。營長平時對我們的教誨永遠都會記在我的腦子裡。從現在起我們就照營長的教誨去做，能走就走，不能走的，也要自己設法解決生活。」

這一羣可愛的弟兄，在無星無月的深夜裏，全體肅立，向我做最後的敬禮。皚皚雪地，映現一排黑影，——我真是難過已極，還過了禮以後，噙着滿眶熱淚，佇望着他們的背影漸行漸遠，終於從視野中消失。我當時祇是在滿腔悲酸的思想：這是生離，還是死別？

從此以後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，不再有弟兄前來找我。我知道我那天夜裏，跟那幾位弟兄所說的話，一定會在我的部下之間口耳相傳，相互告誡，營長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他爲了弟兄們，業已山窮水盡」，不能再去「麻煩」他了。我的部下，心口如一，劍及履及，果真的在暗中維護長官，這使我感到衷心的欣慰。然而，不可避免的，我對我部下的境遇如何，也是越來越想念，越來越執心。

於是，有那麼一天，又有一位我營上的士兵找到了我的住處來，他滿面怒容，神色凝重，一看到了我，劈頭就是一句：

「營長，俺憋不住啦！」

那時節，我們住在義國總領事館的難友，已

經在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天天排隊買救濟米開伙煮飯了。我以為這位弟兄「慙」不住的餓狠了呢，當下就善言相慰，告訴他說：

「處在現在這種狀況下，我們只求保住性命，逃出南京，將來總有跟日本鬼子算帳的一天，你別焦躁，我給你去盛飯吃！」

可是，我沒想到，這位弟兄竟會一把拉住了我，他簡潔有力的說：

「不，營長，俺是給日本鬼子拉了伏！」

我很詫異的問：

「拉了伏？」

「嗯。」他肯定的回答，又傾訴般的說：「那份罪，簡直不是人受的！」

我不想再聽那種重複敘述的悲慘故事了，便喊着他的名子親暱的說：

「我去給你盛飯，讓你先把肚皮填飽。」

然而，他却石破天驚的說：

「報告營長，俺現在什麼都吃不下，俺只要營長給我一支槍。」

我大吃一驚的問：

「你要槍幹嘛？」

他直接了當的回答：

「俺要去跟日本鬼子拚！」

我率直的拒絕了他，斷然的說：

「不行！現在還沒有到咱們跟鬼子拚命的時候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我只好簡明扼要的告訴他：

「拿雞蛋跟石頭碰，划不來。」

總有一天會派用場

「沒什麼划得來划不來的，營長，」他還在氣壯如山的說：「您給俺一桿槍，俺上街去打日本鬼子，打一個，俺够本，打兩個，俺賺了。」

我搖搖頭，一聲長嘆的說：

「不行，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。」

「怎的不是俺一個人的問題呢？營長，」他目眦盡張的道：「俺這條命，原是俺自己的呀！」

「不錯，性命是你自己的。」我祇好不厭其詳的開導他：「可是，你要知道你這麼做將會產生什麼後果。難民區裏有三十多萬避難的同胞，

鬼子正在大舉搜尋我軍和槍械，他們是不分青紅皂白亂殺人的。你捨了自己的性命不要，去拚掉幾個日本鬼子，那只是匹夫之勇，逞一時之快。然而事情發生以後，就正好給日本鬼子遍地搜殺的藉口。你一個人能拚得掉多少個鬼子兵？然後又將有多少無辜的同胞給他們陪葬？這些個嚴重的問題，你都想過了沒有？」

這位弟兄委實是氣急了，他對我苦口婆心的開導與勸誡，一概置若罔聞。仍然在纏住我，非讓我給他一支槍不可，他甚至於說：

「營長，您不給俺槍，俺就用石頭、棍子，好歹也拚掉幾個鬼子兵！」

唯恐他一時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緒，認真做了出來，讓日本鬼子與風作浪，連累了大眾。迫不得已，便提高聲浪喝問他道：

「你是不是我的部下？」

教導總隊的官兵，都是訓練有素，以服從爲天職的。果然，他一見我疾言厲色，高聲喝問，立刻就地立正，應聲答道：

「是的。」

我再問他一句：

「你聽不聽話！」

「聽！」

「那麼，你現在就給我走！走出大門以後，把我方才所講的話，在腦子裏一遍又一遍的想。想通了，你再決定你自己應該怎麼辦？」

「是！」

他跟我敬了一個禮，向後轉，大踏步的走出大門口。他一離去，難友們便紛紛的走過來，和我討論。他們親眼目擊了這一幕，一致認爲，那位弟兄一出大門，仍舊會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不計一切後果，跟日本鬼子幹上的。我則搖頭微笑，肯定的說：

「不會的，我有把握，他一定能把我所講的道理想通。再則，教導總隊從來沒有出過不服從命令的官兵。」

一連幾天，難友們都很焦灼緊張的在探聽外間消息，就怕那位弟兄積忿難忍，鹵莽滅絕，會去跟日本鬼子拚命。在那一段淒厲慘怖的大屠殺期中，萬一真有這種事情出現，日軍必定進行殘酷的報復，不知將會使多少無辜的難胞因而喪生。所幸的是，我的判斷並沒有錯，一直都沒有出什麼事，難友們方始漸漸的放下心來。

從那天以後，我始終不會見着那位敵愾同仇，視死如歸的好弟兄，甚且，連他的名字我都記

不起來了。不過，時至今日，他的面貌猶仍深刻的留在我的記憶裏，他比我年輕得多，時今應仍健在人世，謹在此寄予我衷心的祝福。

至於那位弟兄爲什麼會老遠的找我來要槍呢？原來，當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棄守以前，我曾保留得有十幾支手槍，準備率領跟在我左右的一批部下，找個機會，突圍而出。詎料南京城陷，敵軍源源開來，南京城裏所有對外的通道，先已遭到敵軍的嚴密封鎖。因此，我率部突圍的計劃，也就此宣告破滅，只好避進了義大利總領事館，化裝爲平民百姓，徐圖良機，再作逃出南京的打算。由於我時刻都在想要逃出危機，那十幾支手槍當然也就捨不得拋棄了；在我的心目之中，這一批武器，總有那麼一天，會派上用場的。

井底石頭無限隱憂

但是怎麼樣藏匿這十幾支槍，不讓它們給日軍搜到，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日軍對於華軍和槍械，是在持續不斷的作捲地毯式的搜查，任何一處比較隱秘的地點，他們都決不輕易放過。而且還得就心漢奸告密，意志不堅的難友，也很可能會出賣我們。因此，幾經籌商，我和我的幾名部下，方始決定了一個巧妙而又大膽的辦法：——用絕不透水的厚油布，將十幾支槍嚴密的包裝好，然後，就丟進我們所住那個大院落的一口水井裏。不論日軍或漢奸，絕對不會想到水井裏也能匿藏武器。一旦到了我們需要使用的時候，可以派人跳下井去，潛一陣水，把大油布包撈取上來。

然而，那一口井鑿得並不深，冬季水涸，一個大院子裏住了五十幾個人，用水量當然也就相當的可觀，井水越來越淺。於是，終有一天，一位同住的大太太正在用吊桶打水，忽然尖聲的叫了起來：

「哎呀，好重啊，我都拉不動了嘞，這井底下藏得有東西喲！」

她的先生和我同時聽到，我一驚，那位先生却與冲冲的跑了過去說：

「妳好生拉住，我來幫妳一把！」

我已經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，便趕緊跑步向前，攔住了那兩夫婦，把用水桶的繩子接過來。向他們使了個眼色，雙手用勁晃動用水桶，讓桶裏的那一包手槍，仍舊落回井裏去，然後故意大聲的說：

「原來是塊大石頭！」

這麼一說，果然使得同在附近的難友不再注意了。然而，那位先生却很緊張的在問我：

「郭先生，究竟是什麼東西呀？」

我字字着力的回答他說：

「石頭！」

那位太太將信將疑的望着我；她很機伶的低聲問：

「郭先生，是你的『石頭』呀？」

「嗯，是的。」我也壓低聲音答道：「你們最好別多問。同時，要切切的記住，你們根本就曉得這口井裏有我的『石頭』。」

兩夫妻有點會意了，異口同聲的「哦——」了一聲。那位先生還好意的補充一句：

「郭先生，你放心，我們絕對不會講出去的。」

第一次從井裏吊起了「石頭」，就這麼三言兩語的遮蓋過去。可是，井裏的那一包「石頭」真是太頑皮了，那油布包裏的十幾支槍像是不甘長期的埋於水底似的，竟然一次又一次的從水井裏給吊起來。縱使我們百計掩飾，依舊是「紙包不住火」，秘密仍在洩露。有一天，難友們神情嚴肅，人人面帶憂惶之色，跟我們開起了談判。由一位年高德劭的難友首先發言說：

「郭先生，你是曉得的，現在鬼子兵搜查守軍和槍械，風聲這麼緊。你們是軍人，況且井裏還有一大包槍械，萬一給鬼子，漢奸查了出來。我們這五十多口，豈不是要同歸於盡嗎？」

我平心靜氣的反問他道：

「那麼，照你的意思，我們應該怎麼辦呢？」

高年難友措詞婉轉的答道：

「郭先生，照說，你們先來，我們後到，我們是主，我們是客，辦事應該由你們作主張，我們沒有權利參加任何意見。祇不過，這件事關係五十多條人命，實在是……實在是太嚴重了。」

我坦然的說：

「有什麼話，你只管說好了，我知道你也是爲大家着想，絕對不會介意的。」

高年難友經由我一鼓勵，便乾脆俐落的說出了他們的要求：

「不曉得郭先生能不能做到這兩點，第一，

請你的那些部下，不要再到這裏來找你，免得人來人往，引起鬼子、漢奸的注意。萬一盤查起來，難免會暴露郭先生的身份，這五十多條性命，也就全完了。」

同胞之愛永記心頭

話說到這裏，他停止了下來，用意是在等我立即答覆。但是我却必需聽完他們的兩項要求，方始能夠作個決斷，因此我問：

「那麼，第二點呢？」

「第二點……呢，第二點是想請郭先生把井裏的『石頭』撈起來，丟到遠一點的地方去。否則，留在井裏，總是一個禍害。」

「很好。」我深深領首，臉上仍然掛着笑容說道：「關於列位的兩點要求，我現在是在站在維護列位安全的立場，答覆你們。第一點，我跟我部下一向同生死，共患難，如今大難當頭，我更不能擱下他們不管，所以要他們莫來找我，那是絕對辦不到的。唯一解決的辦法，那就是我自己離開這裏。我一搬走，他們當然不會再來，列位也就可以高枕無憂了。」

祇是，我的話一說完，難友之中，便有人神情激動的反對，義大利總領事館館址的業主，大陸銀行張經理的令侄張家敬先生第一個站起來說：

「我們中國人，最講究飲水思源，知恩圖報了。列位在沒有住進這裏之前，拖兒帶女，滿街亂跑，隨時都可能死在鬼子的刀槍之下，是郭先生向我建議，儘量容納列位住進來。這以後，他

又幫我們大家訂立生活規約，領導大家守望互助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維持過最艱難危險的一段時期，又替我們到處打聽消息，教我們怎樣趨吉避凶，一連逃過幾次大難。平時我們都說這裏就像是一個大家庭，郭先生是我們的家長，此刻竟有人想把家長給撵走了，有這個意思的人，試問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？」

有一位黃太太也站了起來，仗義執言的說：「我們五十多個人住在這裏，就因為有郭先生在當我們的家長，所以我們才死活都在一起，同甘共苦，不分彼此。記得上一次我先生被鬼子拉了伏，大家都以為他一定回不來的。唯有郭先生發動大家，全體出動，上國際委員會，上義大利大使館，要求設法營救。我們女的都守在大門裏，一直守到深更半夜。後來郭先生他們終於把我先生救出來了，大家又笑又叫，高興得了不得，像這樣的事也不知道有多少次，我敢說每一次都是郭先生的功勞，大家怎麼都忘記了哩？」

難友們七嘴八舌的在嚷嚷着：

「沒有忘，沒有忘，像這種事情怎麼忘得了呢？」

「郭先生，你不能走，我們大家都需要你！」

最令我感動的，是一位張先生，他幾乎是在聲淚俱下的說：

「郭先生，你不要走，萬一你有什么危險，我替你去死去！」

又有一位先生在喊着：

「對！郭先生，不論你發生什麼危險，我們

絕對一起來担当！」

當時，我真被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，同時，也心底湧起一項堅強的信念，祇要中華民族的同胞愛存在，中國永遠不會亡！

方才首先發言的那位高年難友面孔脹得紅紅的，他在向我由衷致歉的說：

「郭先生，真對不起，我剛才所說的那些話，實在是太自私了。」

我懇摯的對他說：

「那裏那裏，我也瞭解你是在為大家的安全設想。列位一片盛意，仍然願意留我住在這兒，我自會跟以前一樣，隨時提高警覺，處處小心謹慎。假使鬼子查出了我的身份，也請列位儘管放心，我自去担当一切，決不會連累你們任何一位。」

親身下井水底撈槍

張先生又岔進嘴來說道：

「郭先生，對於維護你的安全，我們每一個人都都有責任，我們一定會儘可能的給你掩護！」

大家都在齊聲響應的說：

「一定，一定！」

我請難友們暫且噤聲，因為我還有話要說——

「至於水井裏的那十幾支槍，現在鬼子搜查正急。在這種風聲鶴唳、草木皆兵的時候，撈起來再運走，恐怕更不妥當。反不如請大家暫時莫提，一等到適當時機，我自會加以解決的。」

「好嘛！」
「一切由您做主了，郭先生！」
會議宣告結束，難友皆大歡喜。從此以後，我們的團結越來越見緊密。

然而，藏在井裏的那十幾支槍，却由於一樁天大的意外，迫使我不能不提早解決。我記述這一段往事，目的也在於表現常日在死亡威脅之下的——人性的另一面。

誠所謂「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」，難友間的一場小風波順利化解以後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一封匿名恐嚇信。

這一封恐嚇信寫得非常之好，不但文詞典雅，而且書法俊拔，看上去不像是流氓地痞的塗鴉，很像是飽學碩儒的手筆。不過，信中所云，却是恭維中寓有威脅，謙遜中暗藏殺機。意思大略是說：對方業已獲悉我的軍人身份，甚至於還曉得我在「某處」暗藏武器。這些事本來與他無關，不過，倘若他據實向日軍舉發，他就能獲得一筆獎賞。

信末，赫然還寫明了聯絡的方式，他將在次日上午，派專人前來。請我派一名代表，隨同來人前往某處，當面「洽商」。

我將這封恐嚇信看了兩遍，當下就作了兩個斷判。其一，他的目的在要錢，而且要的數目必不在小。其二，這傢伙準是一名漢奸。

同時，我又當機立斷，作了兩項決定。第一個決定是，先前，曉得我是軍人，還在井裏藏有槍械的，充其量只有同住的五十餘位難友。現在，居然從外間投來了恐嚇信，可知祕密業已外洩

，我為確保五十餘名難友的安全，並且言實踐諾，決心提前把槍支撈起，由我親自運到別處去。至於我自己，我也得從速遷出義國總領事館，否則，難友們必定會大起恐慌。

第二項決定是：——漢奸為虎作倀，人人恨之入骨。這一名漢奸居然自投羅網，我便決定誘他露面，置他於死地，為國家民族除一大害。

當夜，大雨滂沱，我不動聲色，悄悄的起床，披衣外出。冒着大雨走到水井旁邊，先繫好一根繩索，垂入井中。然後，便縋繩而降，沒入寒冽刺骨的井水。幸好水淺，水面只到我的膝蓋，因此，我便輕而易舉的，將那包手槍取了上來。

抱着那包手槍，闐無聲息的回到我的房間，將門窗關好，小心翼翼遮住每一條縫，務使光亮不致外洩。我燃上了一支蠟燭，在微弱的光線之下，把十餘支手槍一一拿出來檢視。

懷着異樣複雜的心情，我將每一支手槍都盡可能的擦洗乾淨，——這一項工作，花了我不少的時間，我聽見遠處野狗的吠聲，四週靜悄悄的，街上不聞日軍的靴聲橐橐。

十幾支手槍全都擦洗乾淨了，我再逐一的試驗它們的性能，看看究竟還管不管用。一試再試的結果，我很失望，因為，在十餘支槍中，只有四支完好如初，兩支全部報廢，其餘的，也有一時無從修復的毛病，於是也就派不了用場。

六屍塚畔 黯然神傷

我沉沉的嘆了口氣，決定只留下四支可以使用的槍，其餘的，仍舊用那幅油布給妥密的包

上，我蹣跚腳的摸出房門換出後門，一脚高一脚低的走着。天上彤雲密布，四週一團漆黑，傾盆大雨還在嘩嘩的下着，彷彿上蒼垂憐，在洗刷遍佈南京大街小巷的鮮血，在痛哭南京軍民的悲慘下場。

也許是雨下得太大了，也許是日軍認為在這一帶已無須佈崗。我摸黑走了很遠的路，然而，一路上居然不曾見到一名哨兵。

這一次懷槍摸黑夜行，其實我是有既定目標的。——南京淪陷後，難民區裏擠滿了人，池塘河流堆滿了死屍，自來水早經炸燬，於是在飢渴之外，連大小便都發生了嚴重的問題。抽水馬桶無水可抽，糞穴茅坑糞如山積。男男女女，都祇好找個僻處，蹲下身來，就地匆匆解決。有一回，我在一個土坑旁邊，掩着鼻子排洩腹中物。藉地，我瞧見了一根貓尾巴，露出地面在蠕動。

排洩過後，一時好奇，便信步走了過去。那隻貓原來是在一個土坑裏，我往坑中一望，當下就驚得目瞪口呆，頭皮發麻。

直徑不到一丈的一個小土坑，裏面橫七豎八，赫然躺着六具屍首。這六具屍首經過多日的風吹雨打，雪掩日晒，露在外面的皮膚已經變成了焦黑。而且，顯而易見的，他們都是守城我軍，其中一位穿呢軍服的，大概是一位校級軍官，他的手上還拿着一件老百姓的便衣，躺在他週圍的五位，則一律是士兵裝束。——我幾乎能夠想像得出他們罹難時的情景，一位校級軍官帶着五名士兵，正在換穿便衣打算逃進難民區，殊不料闖來一隊凶神惡煞般的日軍，不由分說，揮刀便砍

，把這一位軍官五名士兵全部砍死在坑裏。至於那頭逃走了的搖尾巴的貓呢，不用說，牠方才才得意，正是牠在據腐屍而大嚼。

我站在坑邊黯然神傷，留連久久。忽然想到應該爲這六位罹難者盡一點力，不再使他們的屍體長期曝露。因此，我使用我的手和腳，連推帶踢，使勁的將坑邊的泥土填進坑裏去。

在嚴寒季節累出了一身汗，我總算草草的掩埋了那六具屍體。

可是，往後不久，由於「登山野屎」的人越來越多，那一片以「六屍塚」爲中心的曠地，簡直是遍地糞便，臭味冲天，任何人走過那兒都會匆匆掩鼻而過。因此，當我亟於將十來桿廢槍，找個絕對安全的地方埋藏，我自然而然的便想到了那一带。

好不容易將那十來支槍妥密的埋藏好了，我再摸黑回到住處，洗了一個澡，休息片刻，望望窗外，天色已經大亮了。

當天上午就要採取行動，所以我等到天色一亮，便請來了我的舊部郭迪民、吳學模，還有一位忠肝義膽的血性男兒賈維翰。

我把那封恐嚇信拿出來，叫他們一道看。賈維翰還沒看完，便嘆了起來說：

「這小子準是漢奸！」

我伸指壓唇噓了一聲，示意他莫驚動了難友們，郭迪民又壓低聲音接了腔：

「營長，咱們正好順水推舟，藉此機會，把這個漢奸宰掉！」

我立刻便應允的說：

「可以。祇不過，在下手之前，先得弄明白，他究竟是不是漢奸？」

槍聲一響後援即上

我取出三支手槍來，分配給郭迪民、吳學模和賈維翰。接着，便告訴他們應該如何進行。我指定由郭迪民負責「交涉」，接洽，並且由他守在大門口，等候對方所派的專人前來。然後，昂然入虎穴，跟他同往對方的所在，代表我「洽商」一切。

吳學模和賈維翰兩個，我則派他們去暗中支援郭迪民。我要他們在郭迪民的附近隨時準備出動，但却不能被對方所派來的人發現。這也就是說，他們守候到郭迪民與來人同行，然後再隨後追蹤。當時我想，以他們三個人三支槍，足夠應付一名漢奸好了。

佩槍出發，揚眉吐氣，使郭迪民顯得格外的興奮，他在問我：

「營長，到了那邊以後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我的回答是——

「你先跟他好好的辦交涉。」

郭迪民眉頭一皺的說：

「營長，您一定要我跟那個漢奸辦交涉呀？」

「

當然！」我斬釘截鐵的說：「你不跟他談，又怎知道他不是漢奸呢？」

郭迪民的神色之間，透着有點爲難。我聽見他直在猛搔頭的問：

「營長，我是在問您，見到那小子以後，我頭一句話該怎麼講？」

我只好詳加指點的說：

「你跟對方一見面，就該和顏悅色的，說是代表郭某人，專程前來請問一聲，你寫信給郭先生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是要跟郭先生故意爲難過不去呢？還是要交個朋友，有好話商量。」

郭迪民恍然若有所悟的說道：

「喔，我懂了，營長，您的意思說，叫我試探一下，他究竟是軟，是硬！」

「你也可以這麼說，」我笑了笑答道：「不過我叫你去跟他面對面的談。主要的用意，還在於認定一下他是善意呢，還是惡意？」

郭迪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般的又問：

「哎呀，營長，這就越來越難了。怎的又要問什麼善意、惡意呢？」

「我簡單明白的跟你說吧，」我只得用快刀斬亂麻之勢，給他理出一個頭緒來：「我所謂的善意，是指對方只想利用機會訛詐我們幾個錢，並沒打算真的向鬼子舉發告密，果真如此，那他就是飢寒交迫，走頭無路的可憐虫，咱們犯不上去跟他們計較。」

豁然開朗，笑逐顏開，郭迪民雙手一拍的道：

「營長，我懂了？」

「那麼我所謂的惡意，你就更懂得了，」我一拍他的肩膀說：「對方有惡意就必定是漢奸。你一察覺，就該拔出手槍，先下手爲強。」

「是，營長！」

「當你的槍聲一響，」我伸手指向吳學模和賈維翰說：「他們兩位聽見槍響就衝上前來加以支援，那就萬無一失了。」

「好！」郭迪民眉飛色舞的說：「老吳，老賈，咱們這就走！」

那一天，我派郭迪民、賈維翰、吳學模三位去應付那個寫恐嚇信的人，除了我深信他們此去必能勝任愉快，圓滿解決以外，還有一層更重要的關鍵，那便是我必須騰出時間來，為我們另找一個住處，免得我們的行動，影響了同住的五十餘位難友。

做賊心虛滿口撒謊

幾經週折，煞費週章，我總算找到了驚風駭浪，危機四伏中的第一個立足點，也在南京難民區裏的北平路上。

房子倒是很好，然而，可惜的是，我們只在那兒住了一天。

為什麼那樣急急於再搬一次「家」，問題在於，新家離我們的舊家太近。

而在那初遷出的一天之內，又發生了許多出人意料之外，甚至無從揣測的事情。

郭迪民、吳學模和賈維翰，依照我的指示，跟寫恐嚇信的對方接上了頭，碰到了面。當天上午，對方所派的人如約而來，於是郭迪民隨他前往，吳學模和賈維翰暗暗追蹤。郭迪民有恃無恐，理直氣壯，他見到了那個寫恐嚇信的人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對方一看到郭迪民人高馬大，一團正氣。所謂「做賊心虛」，先就矮了半截。他向

郭迪民滿臉陪笑鞠躬作揖，一開口便吐露真言，冒上一句郭迪民聽不懂的江湖行話：

「光棍打加一，不打九九！」

一看郭迪民緊皺着他直瞪眼，對方又說：

「在下實在是窮途末路，沒有辦法，方才出此下策，斗膽冒犯郭先生。」

郭迪民眼珠一彈，厲聲叱問：

「你快說，你姓甚名誰？是幹那一行的？」

那位前倨後恭的敲詐者，立刻便鞠躬如也，必恭必敬的答道：

「做姓吳，至於賤字，委實不值一提。郭先生您就不問也罷，好嗎？」

但是郭迪民定不肯依，他為了辨認這個姓吳的是否漢奸，一定要盤問到底。姓吳的吃郭迪民逼不過，方始一一吐實。他說：他曾當過縣長，抗戰一起，他便拖家帶眷的逃難到南京，滿心以為能够撐上一段時期，殊不知淞滬戰起，南京陷敵。這位吳縣長也插翅難飛，上天入地兩皆不可

。他帶着一大家人在南京城裏流落，迫於無奈只好什麼勾當都幹，甚至於根據耳邊風，「路透社」的消息，也想敲我一筆竹槓。殊不知由而碰到了硬腳色，反教他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這齣戲，就此急轉直下，迅速落幕。吳姓縣長對郭迪民再三道歉，一再的說：「總之是在下窮途潦倒，挺而走險，務乞老大哥包涵則個。」郭

迪民則面硬心軟，也認定了他不是漢奸，狠不下心拔出手槍來當場將他處決。由而演出了南京陷落期間很够戲劇化的一幕，郭迪民義釋吳縣長。

一椿天外飛來的橫禍，雖然雷聲大雨點小，突迅的化弭於無形，可是，對於我個人以及若干始終追隨的部屬而言，影響却是相當的大。因為，最低限度，我們已經遷出那座義大利總領事館，和那五十多位患難與共，朝夕相晤的難友，分隔得遠遠的了。

然而，南京大屠殺猶在方興而未艾哩！（未完待續）

章君毅著 袁世凱傳

——一代梟雄——

業已出版

分裝一、二兩冊
合售叁拾陸元

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，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為之一振。他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毅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成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，自在本刊連載，極獲讀者歡迎，全部頃已殺青，並已出版單行本，廿餘萬言三百餘頁，附以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定價一、二兩冊合售叁拾陸元。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。